目　录

镇嵩军始末……尹文堂（1）

镇嵩军始建经过……任镜海（35）
我所知道镇嵩军的几件事……李景曾（38）
国民二军与镇嵩军之战……张　钫（55）
“胡憨之战”爆发的经过……吴沧洲（71）
胡憨战争中的镇嵩军……柴化周（87）
镇嵩军在北伐时期受编之经过……张　钫（98）
镇嵩军与嵩县……冉令闻（104）
　附：镇嵩军嵩籍营级以上部分官佐名录
张世臣之死及镇嵩军内讧之经过……张新光（119）
镇嵩军围困西安城二三事……田毅生（125）
　附：宇右任致镇嵩军全体官兵的《快邮代电》

张治公部在洛阳西乡被击溃的见闻……李　魁（130）
镇嵩军二师剿灭红枪会在洛河南抢掠纪实……李振山（136）
白村浩劫……张修斋（142）
　——记洛阳红枪会与张治公部交江中的一件史实
记洛宁马店惨案……王瘦梅（144）
镇嵩军在洛宁收编土匪一例……雷振都口述　贾冠生整理（14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镇嵩军大事记…… 仝建励（151）

〔补　白〕

安福系……（37）
有始无终的“刘记西北大学”……李　桂（54）
镇嵩军在新安县放官掠枪……孟志昊（70）
镇嵩军二次入陕之编制……郭　民（86）
刘镇华围攻西安兵民死伤之估计……郭　铁（97）
二次革命……（103）
镇嵩军的成立……（124）
中原大战……（135）
直皖战争……（143）
直奉战争……（150）

河南府疆域图、汝州疆域图 …… 插　页

镇嵩军始末

尹文堂

此稿一部分材料，是范龙章先生回忆口述的，都是他亲身经历和亲自听到的刘镇华的谈话（范曾任镇嵩军团长、旅长、师长等职）；一部分材料是张钫先生提供的，张曾几次亲自调停过镇嵩军与国民二军的斗争以及镇嵩军的内部矛盾。关于憨、胡战争部分，卢明卿先生作了一些补充（卢曾任憨玉琨部团长）。关于第八段的末一部分，张轸先生作了一些补充（张曾任刘镇华的参谋长）。

一、杨山兄弟　聚众抗清

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间，豫西有王天纵与关老九两个大“刀客”（即土匪）。他们同在嵩县杨山“架杆”，聚众五六百人。王、关二人是盟兄弟。王勇敢善战，是神枪手；关足智多谋，善于拉拢。王的起家得关老九运用联络之力甚大。王声名大于关，而实力则不及关。张治公是王的“二架”，憨玉琨、柴云升是关的“二架”。两杆经常合作，后王对关猜忌，怕关取而代之，即派张治公将关暗杀。两杆由王统一领导。但憨、柴因与关至好，恨王为人毒辣，不讲义气，内部遂发生矛盾，即种下后来憨、张间不肯合作的根子。

王等所率“刀客”，纪律较好，不准调戏妇女。专用飘页子（即写信）的办法向地主要钱，对一般农民并不普遍劫

夺，因此，老百姓也不害怕。他们打仗善用埋伏和“围门封”（即严密包围）两种战法，每战必胜。清总兵谢宝胜率军剿办数年，屡吃败仗。有一次谢军追击至伊阳县彭婆镇（现属伊川县），王天纵在小山坡上遥见谢骑马在前，王即大声说：“谢军门！我因你为人很好，所以刀下留情，否则，早把你打死了。”谢大声问：“何以见得你能把我打死？”王说：“请你把马鞭举起。”谢应声举鞭，王一枪将鞭打断。因此，谢颇为感动，从此对王部不再用力追剿了。

二、辛亥革命　响应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后，王等受革命影响，于十月间率众下杨山去攻打洛阳。附近各县有些青年，自带马匹刀枪，臂缠白布为记，随王去打洛阳。在这之前，反清知识分子石又寨、蒋我山、刘镇华等早与王等有联系。在包围洛阳时，因憨、柴两人与王、张二人间有矛盾，指挥不能统一，行动不一致，攻打洛阳的计划就没有实现。嗣经刘镇华等从中调停，晓以利害，王、张、憨、柴四人遂率所部共计3000余人，马500余匹，枪2600多支，经卢氏、雒南出秦峪谷到潼关，加入张钫所统率的秦陇复汉军（亦称东征军）。当时张钫任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张治公、憨玉琨、柴云升分任标统。王、张与憨、柴间的矛盾，经张钫、刘镇华、杨勉斋、刘粹轩等居间调停，都表示愿意合作，共同东征。在张茅战役中，王天纵、张治公部损失甚重，所部仅余200余人。王与张钫在指挥上意见不一致，且王不甘心久居张下，又怕憨、柴两人乘机报复，遂生离去之心。当东征军败退雒南、商州时，王即离开张钫，将残部带到南阳交给马文德率领，

自己往见黎元洪。后来黎转荐给袁世凯。在东征时，张治公与王天纵亦有裂痕，当王赴南阳时，张则回嵩县宜阳一带招兵千余人，又回到潼关。

三、建立嵩军　镇守豫西

民国成立后，实行裁兵，憨、柴、张三部3000余人，枪约700支，均在编余之列。张钫为了不使影响地方治安，向袁世凯保荐，以刘镇华为统领兼陕汝道尹，将这三部分集中潼关，改编成军，因豫西以嵩山著名，故称镇嵩军。下分三标一营：第一标分统柴云升，第二标分统张治公，第三标分统憨玉琨（系马标），炮兵营长武衍周。每标设教练官一人（即副标）兼参谋长。镇嵩军成立时，袁世凯并未批准，因此粮饷无着，几乎不能生存。当时豫西匪势甚炽，赵倜、周符麟两部全力进剿，未能剿平，经张凤翙、张钫与河南督军张镇芳协商，将镇嵩军开回豫西剿匪，并由河南供给军饷。张镇芳当时也感到需要镇嵩军（以下简称嵩军）来豫剿匪，才接受嵩军开回豫西的意见。

1912年嵩军开回豫西，因成立不久，军饷装备，均极困难，赵倜、周符麟等仍视嵩军是“刀客”，并准备消灭它。嵩军处境十分艰危。

嵩军回豫的任务是剿匪，但嵩军成立不到一年，官兵和当地土匪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还很亲近。张、憨、柴等人临去参加东征军时，都各留一部分人在豫西拉“杆子”。这些杆头与他们有的是亲兄弟，有的是亲戚，有的是共同“蹚过”的患难弟兄。这就是说嵩军本身的“刀客皮”还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蜕掉，就要去杀自己的“亲人”，如没有改变的决心，是难以下手的。刘镇华和张治公、憨玉琨、柴云升等，为了巩固自己现有的地位，只有一面忍气吞声与张镇芳、赵倜、周符麟等逢迎拉拢，一面下狠心剿匪。为了表示真心剿匪，张治公把他的叔伯兄弟杀了，受到张镇芳的表扬，说他能大义灭亲。见张得到表扬，憨玉琨也把他的亲兄弟杀了，柴云升把他的“二架杆”李永魁骗去也杀了。当时著名土匪如沈心宽、洪登科、赵得胜等都被他们剿灭了。他们一面剿，一面收抚，收住的也多数被枪毙了，在剿匪中，嵩军杀了有3000多人。伊川、洛宁、嵩县、伊阳（今汝阳县）、卢氏、宜阳一带的土匪很快剿平了。就这样蜕掉“刀客皮”取得了生存条件。

1913年白朗起事，毅军和嵩军追剿。因白朗部队行动迅速，纪律较好，战法巧妙，远征数省，官军不能抵御。后来，白朗在宝丰、临汝交界处阵亡，有人把白朗的埋葬处向镇嵩军告密，刘镇华派人割下白朗的头并捏造击毙白朗的经过，向袁世凯冒功邀奖。袁赏银十万两，刘镇华晋级中将。从此刘镇华得到袁的信任，而嵩军也算第一步站住脚步了。

刘镇华在政治上是朝秦暮楚，惟利是图。只要对他有利，谁也可以出卖。他出卖民党，参加了进步党。当袁窃国后，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时，黄兴派杨体锐、于光造为代表，持黄密信，由南京到豫陕联络刘镇华和张凤翙、张钫反袁。杨、于两人到河南见刘镇华交了信件，转往陕西时，刘派人跟踪到灵宝将他们杀了，（编者按：据杨体锐之侄杨万川来信订正，杨体锐是被刘镇华在河南孟津县逮捕，解到开封杀害的。）把原信密报袁世凯。后张钫于袁称帝前，曾

派丁同声持信联络刘镇华、陈树藩共同反袁，刘得信后，亦将原函密报袁世凯。当张钫到开封策动反袁时，袁密令赵倜将张押送北京。后经雷震春、张镇芳之营救，于袁死后，张始得释放。后丁同声于赴陕途中，到潼关时，刘镇华密令严小全将丁杀了。袁死后，刘镇华很快又与段祺瑞拉上关系，加入了安福系。

1912年嵩军回豫到1918年这一段，由于刘镇华阴险狠毒，冒功取信，卖友求荣，善于逢迎，嵩军算是站住脚了，武器与人员也有些扩充，但并未有大的发展。

四、入陕援陈　扩编内分

1917年冬，当胡景翼、杨虎城、郭坚、樊钟秀等部围攻西安陈树藩时，陈以省长一职为条件邀刘率嵩军入陕。嵩军高级军官也急于要离开河南，另谋发展。于是刘将三个标改编为三路，西去援陕。到潼关即和靖国军接触，在华州、临潼、灞桥三个战役中获得了胜利，解了西安的围。刘镇华便当了陕西省长。嵩军与陈树藩部队，又到周至、户县打败了樊钟秀和张义安的部队。嵩军军饷从此由陈树藩发给。陈因地盘小，经济困难，当时周至、户县一带是产鸦片地区，嵩军就地大征烟税，收刮烟土甚多。在陕烟价每两一元，运到洛阳一带每两价七元，于是嵩军上层军官即利用水陆两路，大批向河南贩运鸦片，军官们都发了财。范龙章那时随张治公当马弁，也弄四百多两烟土。因当时买武器困难，嵩军实力并未大扩充，仅于樊钟秀部败退商州时，其营长马水旺（系巩县人，与刘镇华系同乡），由刘策动，率部投入嵩军，编为第四路。

1920年直皖战争发生，刘镇华因早已参加安福系，即派张治公部援助段祺瑞，当时段的边防军一个旅驻在洛阳，张部计划东来与边防军会合作战。刚到潼关，即闻段失败，吴佩孚部队已到洛阳。此时，又为嵩军生死关头，一般上层军官预料吴佩孚一定要打陈树藩，陈、刘同属安福系，陈败刘亦完蛋。在吴派阎相文为陕西督军率二十师阎治堂、第七师吴新田、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到陕后改编为十一师）入陕驱逐陈树藩时，刘镇华运用两面手段，一面表示支持陈树藩，一面密派马莲樵为代表与吴联络，作为内应，从此加入直系，出卖了陈树藩。当阎相文率军到潼关时，刘即对陈树藩说："你打我不打，你下野好了。"陈无奈逃走，阎相文直入西安，刘镇华不但稳稳地保住省长地位，而且乘机将陈部姜宏谟团归并到嵩部，扩充了嵩军的实力，并取得了吴佩孚的信任。

阎相文督陕后，因嗜好太深，整日抽大烟，不理政事，一切由冯玉祥主持。刘镇华即多方设法与冯接近。1921年冯玉祥设宴诱杀郭坚后，一般人认为冯一定要收拾嵩军，当时嵩军军官们又感到恐慌。阎相文吞烟自杀。冯接督军后，嵩军官兵顾虑更大，以为冯的手段毒辣，对嵩军不会容忍。刘镇华此时即下决心在练兵上和生活上完全学习冯的一套办法，冯对刘亦有好感。从此刘与冯关系搞的相当密切，后来又结拜为盟兄弟，不但保住省长地位，而且取得了冯的信任。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冯率十一师同胡景翼师到河南打赵倜时，冯把督军让刘代理。冯任河南督军后，保刘为陕区督军兼省长，刘对吴、冯表示十分忠诚，吴、冯依刘为西北屏藩。

自嵩军入陕后，经济充裕，部队也逐渐扩充。除增添马水旺第四路外，1920年张世臣、万选才在嵩县、宜阳一带，

收缴败退的皖系边防军一个旅的枪弹。张、万两人带领千余人，步枪700余支，西去投嵩军，也编入憨玉琨部，名为商雒分统。河南老洋人（原名张庆）部万余人，原想西去投嵩军，因吴佩孚不许，并坚决剿灭，仅老洋人部第一营长张大麻带1500余人，武器精良齐全，西去投入嵩军，编入憨部。嵩军1921年就开始向各方购买枪弹，公开扩军。有一次即买步枪3000支，还买有机枪、山炮等武器。四路各分到步枪500支，并成立一个新兵训练营。此营装备均为机枪，以刘茂恩为营长。各路均分别扩充了两个营，这是嵩军初步的发展。迨刘镇华任陕西督军后，要求吴佩孚批准扩编为四个师：第一师柴云升，第二师张治公，第三师马水旺，第三十五师憨玉琨（属中央番号，吴当时有意将憨师拉出嵩军系统）。这时新式步枪、机枪和重武器一律装备齐全，官兵扩充到十万人。自1921年到1923年，可算是嵩军发展的极盛时期。

在部队发展的同时，内部矛盾也发展了。刘镇华对嵩军的笼络和团结办法，一贯是采用“换帖拜把子”的封建结合方式，下级官兵也是如此。各路部队都聘请一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当师爷。柴部是李宾阳（嵩县人，清末拔贡），张部是邢德荣（伊川人，清末拔贡），憨部是冉心佛（嵩县人，清末秀才），总部是石又謇（嵩县人，清末拔贡）。刘、柴、张、憨对师爷形影不离，言听计从，往来文电都交他们去办。有些事，刘自己不便直说时，通过师爷们去疏通。这些师爷当时在嵩军内部起到了调和矛盾、增强团结、促进发展的作用。

嵩军扩编为四个师后，内部矛盾渐渐多起来了。吴佩孚有意拉走憨师，而憨亦逐渐骄横，刘也有些控制不了。吴给张治公师派个参谋长，并派许多军官学生到各师中去，直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训练和控制部队。憨、张、柴、马各师长也渐渐同吴派的人接近并听他们的话。师爷们渐渐失去作用，以至先后去职。嵩军内部起了变化，平时对师爷们有信仰的军官，对刘、柴、张、马、憨等的作法大表不满。如张师团长武庭麟、杨鸿臣、炮兵团长张慕通、炮兵营长姚北辰等，均系该师师爷那德荣的学生或好友，那在张师威信甚高，张不听那的话，他们当然不满。

五、憨胡之战　溃败失利

1924年二次直奉战开始，刘镇华对吴表示效忠，派张治公师到山海关参战。及闻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在北京发动政变消息后，即派三十五师憨玉琨出陕，对吴的留守负责人河南省长李倬章说是派兵援吴，保护后方，实际上是乘机占据河南地盘。憨师到洛阳三天，闻渭北靖国军冯子明师出兵到华阴一带，与憨玉珍（憨玉琨四弟）部发生冲突，靖国军代表彭仲翔为嵩军杀于华阴。刘镇华、憨玉琨闻讯颇为惊慌，憨师又赶回潼关打冯子明师，冯师被迫退渭北。

冯、胡、孙倒曹、吴后，拥段祺瑞为执政，刘镇华即通电拥护，并指示嵩军驻北京代表楚子襄晋见段祺瑞。段对楚暗示，只要憨师出兵到郑、汴，即可发表憨为河南督军。楚将此意分电刘、憨。此时吴佩孚率残部数百人经汉口到洛阳，仍欲以河南为根据地，徐图恢复。憨玉琨急于当河南督军，决心东下驱吴。拥吴，反吴，初上来刘镇华犹豫不决，继而又想扣吴作资本，做一笔赚钱买卖，故于憨师出函谷取洛阳时，刘打电报要吴佩孚坐镇洛阳，说他出兵为的是安定河南，不进洛阳城。吴也以为刘、憨不会加害于他。吴之部下第三师的旅团长们，认为刘、憨会拿吴送礼，跪在吴前，痛

陈利害请吴离洛。等到憨师卢明卿团进距洛阳四十里时，吴始上车到鸡公山去。

憨师到洛阳，将吴的官兵武器弹药完全接收过来，一面继续东进，一面乘机扩充部队。憨师进到郑州时，胡景翼督豫之令已发表。刘、憨大失所望，即将东进部队撤回荥阳、洛阳之间，严阵以待，坐观变化，并乘机大肆扩充部队。除基本部队梅发魁、贾济川两旅外，又将王振团和张得胜、姜明玉两团，编为混成旅，以王振为旅长。孙殿英和张得胜的部队到彭婆与张治公留守连长蔡万胜结合，里应外合，打下临汝城，得枪数千支，扩编为混成旅，以孙殿英为旅长。李振亚部通过王振关系归三十五师，也编为混成旅，以李振亚为旅长。加上严际明、袁英等旅，三十五师扩充到4万余人。由山海关败退回驻郏县、临汝一带之张治公师有7000多人。两部合计近5万人。刘镇华请张钫作中间人，表示愿维持郑、汴治安，让胡过河。胡先派何遂带国民三军一个旅从兰封过河到郑州见了张钫，了解情况后，回报胡景翼和孙岳，张钫也派王广庆等过河迎胡。

1925年元月初，黄河桥修通，胡景翼、岳维峻到郑州，岳即率军南至驻马店。胡与张钫商谈，胡说，河南、陕西本是一个革命团体，你和雪亚矛盾了多少年，雪亚此次通电愿与国民军合作，我事事都让他老哥站在前面，我打算从国民二、三军各抽两个师，润卿（憨玉琨字）加入两个师，共六个师，请雪亚任总司令，我任副总司令，你任参谋长负责指挥，南下打通鄂、湘，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则统一之局面可望成功。因西峰（岳维峻字）、润卿、香石（叶荃字）三人，各不相下，你还可以指挥他们。张钫说，你同刘、憨合

作是我的希望，等我同刘的矛盾消逝后，再谈大合作吧。两人讨论结果作为一个计划方案，待向各方面疏通后再作决定。

胡景翼任河南督军兼省长后，即派杨少荃、杨铭源入陕见刘镇华，商谈豫、陕两省与国民二军和嵩军合作问题，胡又劝张钫于腊月间赴陕，与刘晤谈，消除矛盾。张钫到陕晤刘后，即转回开封，与胡面谈晤刘经过。尽管口头上都说的好听，表面也很接近，憨的高级幕僚吴吉岳亦在汴，竭力拉拢，促成合作，但具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日益尖锐。憨急于得河南督军，胡承许俟两方合作，派兵打下湖北后，将河南督军让给憨。但事实上合作南征的计划是不能实行的。胡向憨提出统一河南政令的要求，憨认为刘在陕数年，而靖国军在渭北之割据局面从未改变，今胡要他交出豫西政权，真是欺人太甚。接着发表孙岳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憨副之，而孙岳总部又要驻扎洛阳，憨更觉逼人太甚。胡在开封宴会上，曾把金箍帽踢的很高说："我一定要打下镇嵩军。"当时表面上谈合作，暗中双方调动部队，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胡部曹世英旅驻禹县，团长王祥生与地方团队和红枪会首领赵仙洲、张书信冲突，打死人很多，胡将王祥生枪毙，图安定地方。刘、憨及嵩军中持主客之见者，即借此事鼓动驱胡。憨固守虎牢，刘饬柴师严防渭北，使国民二军内外不能联系，欲分而击之，一鼓歼灭。当时吴部田维勤、靳云鹗均率残部数千人盘踞豫南，与刘、憨取得联络，互为声援。刘、憨估计当时形势，打败胡军，颇有把握。遂调马水旺师先东来洛阳加入东线作战。调汉中镇守使吴新田守西安，代理督军兼省长，牵制渭北。当战争发生后，刘又亲率柴师东来督战。胡为了先发制人，即以精锐部队，猛攻荥

阳，袭取虎牢。胡、憨之战就于二月初发生了。

战争开始，嵩军前线指挥官姜宏谟守荥阳、汜水，岳维峻、李虎臣率二军主力正面攻击。樊钟秀率豫军千余人经禹县、登封向洛河南偃师一带侧面袭击。国民二军依陇海铁路运输之便，势同闪电，拔荥阳，进虎牢，抢占巩县兵工厂。嵩军退守黑石关车站铁桥及邙岭。2月9日晚刘在洛阳西工召开军事会议，一方面说能战始能和，一方面请调停人电各方调和息兵。两手作法，有声有色。但前方吃紧，柴军未到。驻临汝的张治公与憨有矛盾，按兵不前，并骂憨多事。经刘婉言哀求，始允从命。靳云鹗、田维勤有意"观虎斗"，迟迟不出兵。刘颇为焦急。2月10日樊军进至登封时，李振亚旅叛变，遂又直趋鸡岭口，进到偃师附近。马水旺师到偃师，因其官兵多是樊的旧部，一经接触，多投樊军，马也化装逃走。守邙山防地之严际明旅溃败，刘调袁英旅增援，尚未赶到，而胡军一部已插入嵩军防线后边，在黑石关、偃师间的孙家湾铁路北出现，将铁路电线切断。此时，刘镇华先跑回洛阳，请张钫以副总指挥名义，在前方指挥。张见形势危险，即与刘镇华通电话并与刘茂恩商量，全线撤退。到2月15日溃退部队渡过洛河，在洛阳东仓卒布防。胡军乘胜追击，过白马寺直逼洛阳。嵩军无力抵抗，又分两路撤退，刘镇华率大部军队西跑。憨、张率残部退到伊川，憨又带少数部队回嵩县。

刘率王振等部退到渑池时，柴师生力军赶到，背陵布防，阻止追兵，收容溃军，企图恢复。希望憨、张也能收容溃军由龙门进攻洛阳。但憨到嵩县老家时，感到战争失败，无颜见中州父老，恨张治公之不合作，骂刘镇华指挥之误

事，有意召集残部，重整再战。而亲信旅长杨向斋等先避而不见，继则说："兵败至此，不中了。"不愿再战。憨于2月25日一手持大烟，一手拿手枪，大声向部属说："谁进屋来，我打死谁。"即吞毒而死。刘镇华在观音堂指挥，岳维峻督队向渑池进攻，双方在渑池南熊耳山一带打了三天，刘败退陕州，柴师退到卢氏并转到陕南安康。张治公尚有4000余人，张带千余人退到合峪、栾川，要收烟土，恋恋不想走。其部下张慕通、武庭麟等带2000余人退到白河，后张慕通等强拉张治公亦到白河。三十五师此时以王振为首退到卢氏、商南一带。刘镇华过黄河跑到阎锡山处住了一个月，到天津租界他二弟刘镇乾处作寓公。李虎臣进西安赶走吴新田，当了陕西督军。胡景翼于3月18日因伤发死于开封。岳维峻当了河南督军。河南人称此次战役为"憨胡闹"。

嵩军由洛阳败退时，张钫回铁门老家装作没事人。当岳维峻、李虎臣追击嵩军至铁门时，曾去看张，并向张问嵩军情况。张又指出与嵩军作战办法。岳维峻笑着说："你真成了两头的参谋长。"岳、李去三天后，周符麟、屈武、刘允丞三人到铁门车站，周、屈两人到张家言及："外面谣传你在前方指挥嵩军作战。"张说："你们相信吗？"说罢，同去车站看刘允丞，张并说："我候西峰回来即去汴。"刘允丞西去，留史可轩旅住铁门站。3月8日下午4时，史派团营连长等40余人，闯进张宅，对张说："请你到开封去。"言婉而势凶。张到车站，即被关在闷子车（货车）中。到天黑，史可轩命张到站西野岗上谈话，告张说："奉命办理，请你原谅。"说罢，即押张上车东行。张钫之弟即电洛阳樊钟秀营救。当天明车到洛阳东站，樊即派参谋长阎秀峰带兵一营

到车站截留，及至，车已出站，以电话命前站义井铺把车开回洛阳。张钫下车与樊通了电话，史旅又押张上车东行，到偃师站停于岔道上，准备暗杀张钫。此时樊钟秀又电胡说："如你不释放伯英，吾将与兄绝交。"胡见事泄，则坚不承认扣张，并复电说："已电杨瑞轩旅长在偃师站好好招待。"3月18日胡死后，杨瑞轩旅长将张带到郑州，经请示岳维峻后，于3月19日将张释放。

嵩军失败主要原因之一，是争权夺利。其中以憨、张矛盾为最深。其原因为1918年张治公在周至驻防时，部下连长张世臣嗜赌，输钱甚多，亏军饷3000两，无法弥补，即率全连官兵"炸"出来，往投樊钟秀。其营长杨子英派兵追击并函劝张回来，张世臣颇重义气，即命官兵全部归队，自回嵩县。1920年直皖战时，洛阳边防军一个旅被赵倜打败，部分溃兵窜到嵩县时，以张世臣、万选才为首截获枪700余支，两人就"架杆"蹚了起来，不久，张、万归标（被收抚的意思），本拟到潼关回张治公部，因该部杨子英和军需处长王鸿堂均表示欢迎。当时，憨部住雒南龙驹寨，张、万两人率队经过憨防地时，被憨截留，编成两营，各给分标名义，归憨指挥。张世臣当了分统，带数十人到潼关去看第二路的老朋友，当时张治公丁忧，由参谋长张慕通和军需处长王鸿堂招待。晚上第二营长杨子英说："世臣是老朋友，我想留他到营部作长夜谈心。"世臣慨然应允，两人谈到鸡叫才各去就寝。世臣所带卫士数十人均无防备，待世臣熟睡后，杨命其心腹将世臣打死。黎明，杨去见张慕通说："我把世臣打死了。"张沉默良久说："球！你把他打死了，还说啥！"经报告张治公，亦认为做得对。憨闻讯，大怒，即电刘镇华

说："谁杀人谁偿命。"刘处理此事，甚感困难。后经师爷冉心佛等调解，这一问题就搁下了。

到1924年直奉战时，张部由山海关败退，驻陕州，憨师来豫。憨由潼关坐船东下，到陕州茅津渡时，张治公派旅长杨子英到船上迎接。杨邀憨下船休息，憨以天晚辞谢。当杨辞别下船时，憨部连长张世英（张世臣之弟）即用手枪打杨，未过火，憨疑为对他行刺，即惊慌跑回船内，杨亦奔跑。当时系万选才营在岸边警卫，杨难脱逃，世英带兵追上用枪托把杨打死。团长卢明卿即向憨报告说："张世英把杨旅长打死了。"憨说："谁杀人谁偿命。"卢把此话转告万选才，万即把张世英放走了（以后万当军长时，张又在万部当团长）。杀杨子英，憨事先不知道，但张治公以为是憨的指示。憨亲见张，下了一跪，表示事先不知道，无论如何解释，张也不信。刘镇华处理此事，大伤脑筋，加以当时局势复杂，反吴与否，是否与胡景翼打，种种问题尚未决定，就把此案搁置起来了。但张、憨矛盾更为加深，因之当憨胡之战开始时，张不愿参战，以为打胜了，憨当了督军，就更欺压张部下。经刘再三婉劝，始于憨军败退时，拟单独进攻洛阳，但大势已去，无能为力。

六、陕灵大捷　东山再起

1925年3月到1926年3月，是国民二军统治豫陕两省的一年。这个时期，河南情形颇为复杂。嵩军残部盘踞豫西南部和陕西东南部，准备再起，勒云鹏、田维勤、任应岐等部盘踞汝南、光山、固始一带，号称十万人，割据一方；吴佩孚的残部散布在豫鄂边区，时刻准备北犯；豫北刘春荣等部，

名义上服从二军，实际上另有野心；河南各地纷纷组织红枪会和地主武装，筑寨自卫；因冯玉祥与张作霖在北京磨擦甚烈，而鲁西奉军对二军威胁甚大，只有樊钟秀部以汝、鲁、宝、郏为根据地，算是二军的友军；阎锡山是多方保持关系。当时二军无力难征，想打开困难处境，亦属不易。岳维峻曾接受孔庚、续西峰等人的建议，拟用奇兵袭取太原，此计划遭到失败，与阎的关系也弄得很紧张。岳令将二军主力集中15万人由李乾三指挥向曹州、济宁进攻，并与靳云鹗合作，拟取山东，令靳部向徐州进攻。靳表面合作，暗则与敌勾结，战争开始，即行叛变，致二军深入鲁西的主力，因两面受敌而败退。岳将陕西部队全部调来郑州，陕督李虎臣又亲来全力援岳。1926年元月间，岳、李及各将领集议于郑州，商讨大计。当时吴佩孚部围攻信阳，蒋朗亭师长因久困无援而投降；靳云鹗与奉军迫近汴垣甚急；嵩军与吴合作，刘镇华率军出卢氏占陕、灵，堵住西路，张治公部由南阳出嵩、洛，威胁郑州，各县团队和红枪会蜂起，因二军纪律太坏，豫人颇为怀恨，有人乘机煽动，说河南人对陕军要报仇了，因之二军处境困难。当时有主张向北退守，与一军（冯部）靠拢，但奉、直合作，阎在侧方，仍是三面受敌形势。李虎臣坚决主张退回陕西，再图恢复。认为以二军20万之众，豫西虽有嵩军之阻，但只有两万余人，以二军之精锐兵力，打开一条通路，没有问题，于是决定大军西撤，退回陕西。

嵩军自憨、胡战争失败，刘镇华出走后，残部在安康、白河、雒南一带逐渐集结，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张治公与吴佩孚取得密切联系，但对嵩军统率不了。柴云升、王振、梅发魁等均不拥张，吴亦知张拿不起来。此时直奉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